



“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在新近公布的全国文艺座谈会讲话全文中,习近平总书记一语点中了中国文化的死穴。他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文艺界盛行的种种乱象,都或多或少与“浮躁”二字有关,浮躁无疑是制约文化发展的一大顽疾。

当前,文化界的浮躁症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金钱和名利的膜拜;二是对成功的焦虑;三是非艺术因素的干预。比如,有些创作者为求在创作上多快好省、立竿见影,完全以市场思维取代文化思维和审美思维,炮制一些无诚意、无品味、无价值的平庸之作和精神上的“烂尾楼”;有些单位在任务、指标等经济压力下,盲目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发稿率,将艺术创作者沦为追求数字的奴隶和流水线上的“计件工”;有些文化人患上了“成功焦虑症”,他们不踏踏实实搞创作,不想着板凳要坐十年冷,却总盘算着溜须拍马走捷径,以及如何最短的时间以最快速度实现晋爵加冕、黄袍加身;还有些文化管理者在“长官意识”和“政绩思维”主导下,把文化当成谋求私利、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和手段,没有考虑到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些艺术之外的因素裹挟着创作者的心灵,使创作无法抵达艺术最本质的核心。

艺术要攀高峰,必须摒弃浮躁。艺术界这些年之所以难出大师、鲜有旷世之作产生,其根本症结在于浮躁,而导致浮躁的原因是距世俗世界太近,离意象世界较远。文化艺术的本质是意象世界的精神审美,它以追求真善美的

艺术攀高峰 理当戒浮躁

□ 赵凤兰

只有创作者真正效忠于艺术本身,文艺作品才能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凸

显出最富活力的生命气象

纯粹性、充满理想情怀的超越性和不受世俗牵绊的神圣性,带给人一种精神能量的释放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尽管意象世界是人生和实用世界的返照,但艺术又和实用世界保持着某种距离。因此,搞艺术需要有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虔诚信仰和超功利的精神追求。正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说,艺术家的长处在于能在艺术创作中摆脱实用生活的束缚,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之外观看,艺术所摆脱的是日常繁复错综的实用世界,它所获得的是单纯的意象世界。但当前许多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功利心和实用心理,凡事都怀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他们搞艺术创作不是为了陶冶性情、享受创作美的过程,而是为了参展、为了获奖、为了市场。一旦艺术家的心灵被金钱、名望、权力、虚荣所挤占,浮躁便如毒草般在他的体内生长。

浮躁意味着悬在表层,与一切深刻分离,它是严谨创作的大敌和敬业精神的腐蚀剂。纵观文艺发展史,凡是留得住传得开的艺术精品都不是快餐文化。我国历朝历代的文化精英和大师,无不是一批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

潜心钻研的“苦行僧”,他们凭借悬梁刺股,“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忘我精神,才得以攀登科学艺术之巔,成就惠及后世的伟大创造和垂范千年的艺术瑰宝。爱迪生一生为科研事业博览群书、废寝忘食,有一次做研究太过专心,竟然忘了自己是否吃过饭,朋友戏弄他,说他吃过了,他信以为真,拍拍肚皮,满足地回到实验室继续工作。著名作家卡夫卡曾渴望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写作,穿过地窖取饭是他每天唯一的散步。我国文学家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夫人杨绛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这些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所有的创作和付出都源于对文化艺术事业本身的终极追求,一切与金钱名利无关。

如此看来,寂寞耕耘、心无旁骛、戒骄戒躁,是文艺精品创作的不二法门。在艺术创作中,“速成”是个伪命题,“速度”这个充满激情的词汇,如今已转化为浮躁、喧嚣、焦虑、跟风的代名词。尤其是进入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以来,文艺创作进入了大提速、大跃进时代,几个月拍摄一部电影;一年写几部长篇小说已司

空见惯。但是,精品的淬炼需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经典历来不是流水线能够打造出来的,文化内涵也不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艺术创造不是“修公路和高楼大厦”,不能赶工期抢工程,它需要慢慢打磨,一点一点淬炼,并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经过严格的检验,方能成其久远。

“只有文化,才能让浮躁的社会和城市宁静下来”,这句话是对文化事业的褒奖和砥砺。文化艺术历来被看成是净化心灵、拯救灵魂的精神良药,如果连文化人自身都浮华遮眼、利欲扰心,又如何能涤养城市生活里的浮躁,拯救漂泊的灵魂呢?因此,越是在社会转型人浮于事的当下,文化人越是要凝神静气,笃定恒心,砥砺前行。今天的文艺人,仍需要秉持一种“诗意栖居”的浪漫主义思想和超越世俗的文化理想,坚持文艺的美学信仰,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重拾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渐被蚕食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信仰,把实现人类精神追求和道德完善等社会效益作为文化的最高追求目标。同时,要提高文艺工作者的待遇,让他们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投机主义的泥沼中走出来,以十足的艺术定力和精神定力抵御外界的诱惑和干扰,摒弃不讲质量只求数量,不讲精度只求长度的速成心态,正确对待艺术与市场、耕耘与收获的关系。只有创作者真正效忠于艺术本身,将时间和精力花在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和人类心灵深处的探究中,赋予文艺作品温润心灵的精神底色和高品质的人文追求,文艺作品才能在人类精神世界中凸显出最富活力的生命气象。



尊重隐私

不论身份

□ 牛瑾

名人书信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只是一小部分,更大部分应该是研究价值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还不到一个月,已经有多种青蒿素保健品和食品打着“抗癌杀虫”等名号在网上热卖。更有一票商家瞅准商机,在网上拍卖屠呦呦亲笔书信和亲笔题词,甚至抢注“屠呦呦”商标。

其实,名人信件被拍卖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94年,翰海秋拍中就有一册15通的徐悲鸿信札,估价10万元,但最终流拍。10年之后的2004年,同样在翰海拍卖会上,估价10万元的3通徐悲鸿信札却以24.2万元拍出。近年来,名人书信在收藏界很吃香,成了拍卖行的新宠,只是,也时常与纠纷相伴。2013年,杨绛先生将欲拍卖其及钱钟书私人书信的拍卖行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使纠纷全面爆发。

那么,名人书信究竟能不能被拍卖?窃以为,首先要看拍卖行为是否合法。

从法律角度看,我国有关著作权和隐私权保护的律与拍卖法并不冲突。即,我国法律并不禁止信札拍卖业务的开展,且开展何种类型的拍卖业务、如何开展属于拍卖企业自主经营的范畴。只要拍卖人对书信的所有权合法、拍卖过程没有公开信件内容或拍卖后没有将其公开发表,拍卖行为本身就不会构成对著作权、隐私权的侵犯。

换句话说,拍卖名人书信在法律上存在着讨论的空间。但即便如此,物权之外,还有人格权;合了法,更要合情才是。杜甫的一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点明了书信对人的心理慰藉作用抵得了万两黄金,但真要用实实在在的金钱买走一封家书,却又让人难以接受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被当做商品去交易的现实。

说到底,信件所有人转让或拍卖私人信件,实质上是连同写信人的著作权、隐私权一起拍卖了,是用所有权剥夺了写信人依法享有的著作权、隐私权。从社会良知的层面看,当著作权、隐私权这样的人格权与纯粹的物权发生冲突时,人格权高于财产权。说得接地气一点,就是即便你赚的钱是合法的,也不能建立在践踏他人人格之上;哪怕符合拍卖法的拍卖行为是你情我愿,也不能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杨绛先生在公开信中措辞严厉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屠呦呦通过媒体表明“坚决不同意”的态度。

其实,名人书信中蕴含的经济价值只是一小部分,更大部分应该是研究价值。毕竟,还原某位名人的真面貌,不能仅靠表面的那点光环,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错过,比如,更能反映作者的性情、情趣的私人书信。再放大一点说,反映历史的恢弘,也需要活跃在那个时期的名人的书信作注脚。

因此,名人书信中可以作为精神财产公之于众的部分,不妨交给相应的研究机构或由相关部门优先买回,挖掘其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当然,在这个过程可考虑建立名人书信公开或拍卖征询制度,保证在公开或拍卖前取得写信人和写信人或写信人家属的同意;也可借鉴一些国家的连续权制度,在每次拍卖和再次转手时向著作权人支付补偿。至于名人书信中属于私人交谊不宜公开的部分,还是留给名人或其家属、保持其神秘性为好。

叫好叫座在奇绝

□ 梁剑箫

决定谍战影视剧是否精彩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为“谍”,二为“人”,三为“技”

《伪装者》热播掀起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又一波小高潮。尽管至今在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仍受较为严格的政策管制所限,谍战影视剧的发展依然可以用“层出不穷,长盛不衰”八字形容。之所以于风雨飘摇中历经十载而盛至此,缘于其间蕴含着符合受众心理期待的市场化理路和核心元素。疑问油然而生:何为优秀的谍战影视剧?什么样的谍战影视剧能叫好又叫好?

决定谍战影视剧是否精彩卖座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为“谍”,二为“人”,三为“技”。谍,即用间(计谋);人,即人性;技,即演技。纵观近年来的走红者,无一不是将这三者巧妙融合,达到“谍中有人,人中藏谍,人技互现,技谍相通”的效果。

以“谍”之角度论,《孙子兵法》“用间篇”言道:“用间有五:有因(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因(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细细研之,不难发现,《潜伏》《风声》刻画“内间”,《黎明之前》突出“反间”,《伪装者》《东风雨》讲究“死间”,《于无声处》营造“生间”,《悬崖》则均有之。尚未见一例专事“因间”。这些谍战代表作之所以更胜同时期其他同类剧一筹,在于故事结构紧密、后期剪裁得当,“长剧无冗费之辞,短剧乏局促之弊”,精致而扣人心弦。

“谍”意足,“人”难测。通过环环相扣的谍报活动,人性的光明和阴暗能在生死困境下赤裸裸地彰显。生死考验之中,品质立见高下。高品质的人才会有磐石般坚定的信仰,才会在爱情和家国情怀的拷问中准确抉择。而这个抉择的过程被一个又一个的“大故事”和小涟漪巧妙拉长,以充足的戏剧张力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吊足观众胃口,叫好又叫座的内在秘诀即在于此。

而外在秘诀,则来自于上乘的“技”。谍战剧绝非人人可演,表演者须于神情眉宇间符合“谍者”的气度和姿态。欲做到此点,必须吃透剧中人物的性格、思想和感情,对表演功力的要求近乎苛刻。孙红雷、张嘉译、赵立新等演员恰恰抓住了这个诀窍,精益求精,才有了幸负那些出彩入胜的故事,成就了一部部经典之作。

元代虞集曾倡“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之说,不妨将此语略为更改:谍战剧之兴衰,必有“人谍技”之奇绝足惊于受众者。所谓观一局部而见整体,每一部剧若皆按此标准制作,我国影视剧的前景将不可限量。



如此纪录,不争也罢

□ 夏至

烹制“巨幅作品”的初衷本是争名吉尼斯,所做之物造成巨大的浪费,结果恰恰是损了名

前几天,一份重达4192公斤的扬州炒饭刚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便被清理工人任意踩在脚下,随即装上垃圾车运走,让大家深感浪费。除此之外,世界最大月饼、世界最大包子……近年来,我国创下的许多以分量、体形居奇出新的吉尼斯纪录,都难逃浪费之名。在收获了惊奇的目光后,往往都是弃之一旁。烘焙一块巴掌大的月饼、烹煮一碗家常规格的面条,佐料比例尚且易于控制,但要放大上千倍,只能凭个大概了。做出来的饭菜,也常常徒有形似而难以苛求味道。一刀切下去,光馅料就一尺多厚,就算有人分

释放天性,拥抱雪花

□ 李尚飞

希望孩子有余暇、有情致地扑入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到自己完整的

我们这里下雪了,是初雪。六角形的雪花像白色的精灵,悠悠地飘落在枯叶还没有完全凋零的树枝上,形成晶莹剔透的冰挂。一些早起的成年人,像孩子一样,满怀惊喜,好奇地围在树边,观赏,赞叹,拍照。相反,那些赶着上学的孩子,则毫无例外地背着沉重的书包,瑟缩着头颅,像饱经沧桑的老年人一样,沉闷、迟滞、冷漠地走过。天气的变化,除了提醒他们多穿衣服外,对他们没有其他丝毫影响;绮丽的景致,更不在他们的关注之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些孩子,成为了与自然极度隔膜的人。

这些在这个城市里起得最早、出门最早的人,却恰恰也是最没有早晨的人。春天,路

食,哪还能提供皮香馅醇的口感配合?对分量体形的过度追求,牺牲了起码的品质,已无关三餐与享受,充斥着好大喜功的虚荣之味。

其实早在古时,中国便有烹饪大型食品的习惯:蒸制体形大于常规的馒头、烹饪起于常量的大份菜肴,一来表达丰衣足食的喜悦,二来满足同乡人共庆的实用需求。既不是为了创纪录,也不为了申请某种独一无二的头衔,还是有几分朴素所在。然而近些年,“中吉”之热不断升温,“起大份”也变了味:它不再为果腹而设,而是靠粮食堆积、靠财力支撑拼出来的空名堂。对于许多人来说,创下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相当于得到世界范畴内的独一无二的肯定,这是何等的诱惑!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机构,都迫切地在量上下功夫,管它能不能吃、好不好吃,先将称号收入囊中再说。

无论是“最大份炒饭”,还是“最大的月饼”“最大的馒头”,实质都是为争名而拼大比多,折射了一种片面追求虚荣的急躁心态,传递出的是“只要能吸引眼球、提升名气,可以不计成本、无所不用其极”的价值观。中国地

边的花开了,吐着芬芳,绽着瓣蕊,他们是注意不到,也无暇注意的;夏天,街头的柳树繁盛了,柳枝轻扬,依依摆动,他们是观察不到,也无意观察的;冬天,雪花飞舞,寒冰满地,他们是既不会仰起滚烫的脸去承接那片洁白和轻盈,也不会像小时候一样淘气地从冰上身体一纵溜过去的,雪与冰只会成为他们迅捷前行的障碍,他们诅咒还来不及呢。而就在这样的晚秋,分明每一瓣雪花,翩翩起舞,像月宫的仙子;分明寒瑟的风吹过后几片落叶像离家的孩子,在地上寻觅着自己的根基;分明一个来自乡村的中年妇女拉着一筐梨子,梨子上还留着露水的痕迹;分明一只早起的鸟儿站在树梢睁着豆子似的眼睛怔怔地看着来去飞奔的他们。这些才是真实的生活啊,但他们全然顾不上看,全然顾不上听,更莫说像泰戈尔所说的去“猜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赶快到学校,不要迟到了。然后呢?然后很快就被锁在那个深宅大院里,锁在高楼大厦中,与自然永远地隔离。

一年四季,他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令人担忧的是,即便他们考上大学或者走向社会,也会按照年少时养成的积习,就那么迅速地迈着由稚嫩而迟缓的脚步,为了生活,为了



干部“调整”需有据

□ 吴之如

前不久,河南省南阳市地税局局长高新运因借“调整”干部名义大搞买官卖官敛财等问题,被判刑。有道是:

买官卖官称“调整”,揽权谋私令智昏;

受贿入账喜难禁,法律严惩悔亦沉。



大物博,人口众多。如果单纯拼大、拼多,只要动员工作到位、物质支撑充足,“最大份炒饭”之类的世界纪录可以创造得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与之相随的,将是令人瞠目结舌的浪费。

委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但我们的物质供给,还远远没有丰盛到可以肆意挥霍、可以用数千公斤炒饭来喂猪的程度。而浪费之后没有丝毫愧疚,反而理直气壮地为具体数量辩解,更是荒唐。

这场“最大份炒饭”的闹剧,最终以吉尼斯方面拒绝纳入世界纪录而尴尬收场。我想,这个拒绝的姿态是高贵的,它向一些热衷于申纪录、争虚名的国人传递了颇具意义的价值信号——争世界纪录之名而行暴珍天物之实,无论多么新、奇、特,都不值得提倡。

烹制“巨幅作品”的初衷本是争名,所做之物既无品鉴价值,也不满足饱腹之需,还造成巨大的浪费,结果恰恰是损了名,实在划不来。希望炒饭被拒的这盆冷水,能够浇醒更多人:如此纪录,不争也罢。

工作,为了家庭,奔波在这冰冷的柏油马路上。多年下来,他们不会感受到自然的柔软,不会感受到真正的美丽就在这永不会背叛的流水、花香、山峦、树木中。少年生活留下的印迹,少年生活所形成的审美倾向,少年生活所留下的审视习惯,会影响他们一生的。当一个人从根本上远离了自然的时候,他还会走进自然的内心吗?他还会热爱那些生活的细节吗?他还会以一点细微的感动来作为勇敢地生活下去的动力吗?他还会为人生行走的疲惫和酸楚找到合适的宣泄口吗?

书本知识仅仅是一个方面,现在却成了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全部身心所赖以寄托的东西,最后往往也会成为我们厌倦、逃离的东西。问题是当我们厌倦了,逃离了,我们将又去向何方?那时,一片叶子也不会照管我们,一滴水也不会顾及我们,因为在许多年前,我们就已经离开了它、抛弃了它了。从那时起,我们就不是完整的人了。

希望一个能从悠然飘落的雪花下匆忙地走过的孩子,能有时间、有心情伸出温热的手掌去触摸那瓣皓白;更希望他们能够有余暇、有情致地扑入自然的怀抱中,寻找到自己的完整。